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道德真經註卷二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趙篇南

道德真經註　　道家類

提要

臣等謹案道德真經註四卷元吳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録據澄年譜稱大德十一年澄辭疾歸自京南下留清都觀與門人論及老莊太元等書因為正厥訛謬而著其說澄學出象山以尊德性為本故此注所言與蘇轍

指意畧同雖不免援儒入墨而就彼法言之則較諸方士之所註精邃多矣篇末有澄跋云莊君平所傳章七十二諸家所傳章八十一然有不當分而分者定為六十八章上篇三十二章三千三百六十六字下篇三十六章二千九百二十六字凡五千二百九十三字然大抵以意為之不必於古有所考葢澄好竄改古經故於是書亦多所更定殆習慣

成自然云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道德真經註卷一

元 吳澄 撰

道經上

上篇之首句曰道可道故以道字名篇尊之而曰經他本或作道德經上則是以道德經為一書之總名而分上下篇也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道猶路也可道可踐行也常常久不變也名謂德也可名可指定也道本無名字之曰道而已若謂如道

路之可踐行而道則非此常而不變之道也德雖有名强為之名而已若謂如名物之可指定而名則非此常而不變之德也　可道去聲而道同　强其兩切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無名者道也天地亦由此道而生故謂之始有名者德也萬物皆由此德而生故謂之母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常即常道常名之常常無欲謂聖人之性寂然而靜

者此道之全體所在也而於此可以觀德之妙其指德言妙以道言妙者猶言至極之善常有欲謂聖人之情感物而動者此德之大用所行也而於此可以觀道之徼其指道言徼以德言徼者猶言邊際之處孟子所謂端是也　徼古弔切

此兩者同

此兩者謂道與德同者道即德德即道也

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玄者幽昧不可測知之意德自道中出而異其名故不謂之道而謂之德雖異其名然德與道同謂之玄則不異也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衆妙謂德門謂由此而出德與道雖同謂之玄道則玄之又玄者故道廼德之所由以出也其妙之妙道也妙之合而為一本者衆妙之妙德也妙之分而為萬殊者

右第一章此首章總言道德二字之旨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老子則以太虛為天地之所由以為天地者而謂之德道以氣化為萬物之所得以為萬物者而而謂之德道指形而上之理不雜乎氣者而言莊子所謂常無有也德指形而下之氣中有此理者而言莊子所謂太一也故其道其德以虛無自然為體以柔弱不盈為用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美謂美於他物以質而言也善謂善於其事以能而言也美惡善不善之名相因而有以有惡故有美以有不善故有善皆知此之為美則彼為惡矣皆知此

之爲善則彼爲不善矣欲二者皆泯於無必不知美者之爲美善者之爲善則亦無惡無不善也

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物之有無事之難易形之長短勢之高下音之闢翕聲之清濁位之前後兩相對待一有則俱有一無則俱無美惡善不善之相因亦猶是也相形謂二形相比並相傾謂一俯臨一仰視相和謂一倡一和隨猶

隨風巽之隨相連屬也五者皆言其偶獨音聲不言者蓋止曰䦨翕清濁則人不知其爲言音聲也言音聲則其有䦨翕清濁之相偶自可知故但指言其實而不言其偶也 易以豉切 和胡卧切 屬之欲切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事而爲則有不爲者矣惟無爲則無不爲也教而言則有不言者矣惟無言則無不言也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

天地亦然作謂物將生春時也辭謂言辭生謂物既生夏時也有謂有言不辭不有此天地不言之教也夫子謂天何言哉百物生焉是也

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

為謂物將成秋時也恃謂恃其能而有為功成謂物既成冬時也居謂處其功而自伐不恃不居此天地無為之事也

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不去常存也天地不居成物之功故其功長久而不去　夫音扶

右第二章　聖人以不事而事故其事無所為以不教而教故其教無所言無為不言則雖有美有善而人不知是以其美其善獨尊獨貴而無有與對若有為之事有言之教則人皆知其為美為善而美與惡對善與不善對非獨尊獨貴不可名之美善矣老子一書之中凡諸章所言皆不出乎此章之意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

尚謂尊崇之貴謂寶重之見猶示也人之賢者其名可尚上之人苟尚之則民皆欲趣其名而至於爭矣貨之難得者其利可貴尚之人苟貴之則民皆欲求其利而至於為盜矣蓋名利可欲者也不尚之不貴之是不示之以可欲使民之心不爭不為盜是不亂也見賢遍切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

四其字皆指民而言虛其心謂使民不知利之可貴

而無盜心也實其腹謂民雖不貪於利然聖人陰使之足食而充實未嘗不資夫貨也弱其志謂使民不知名之可尚而無爭心也强其骨謂民雖不貪於名然聖人陰使之勉力而自强未嘗不希夫賢也 夫音扶

常使民無知無欲

謂使民皆無所知不知名利之可欲而無欲之之心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謂民總有知名利可欲者亦不敢為爭盜之事然不敢為則猶有欲為之心特不敢爾

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為無為謂為爭為盜者皆無為之之心如此則天下無不治矣

右第三章此章言聖人治天下之道而虛心實腹弱志強骨後世養生家借以為說其說雖精非老子本旨也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冲字本作盅器之虛也或疑辭不敢必也道之體虛人之用此道者亦當虛而不盈盈則非道矣淵深不可測也宗猶宗子之宗宗者族之統道者萬物之統故曰萬物之宗似者亦不敢必之辭也 冲直中切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挫摧也銳銛也紛糾結也解糾結者以觿取其銳也凡銳者終必鈍故先自摧其銳以解彼之紛不欲其銳也則亦終無鈍之時矣和猶平也掩抑之意同謂

齊等與之不異也鏡受塵者不光凡光者終必暗故先自掩其光以同乎彼之塵不欲其光也則亦終無暗之時矣夫銳者必鈍光者必暗猶盈者之必溢道不欲盈故銳者權之而不欲其銳光者和之而不欲其光也其銳其光二其字屬已其紛其塵二其字屬物舊解作一句一義者非此四句言道之用不盈也湛澄寂之意道之體虛故其存於此也似或存而非實有一物存於此也此一句言道之體虛也　夫音扶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吾不知誰之子問辭也象帝之先答辭也子父母所生者象帝天也象言天有象帝言天之主宰也謂道果誰之子乎天先乎萬物而道又在天之先則天亦由道而生無有在道之先者矣

右第四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仁謂有心於愛之也芻狗縛草為狗之形禱雨所用

也既禱則棄之無復有顧惜之意天地無心於愛物而任其自生自成聖人無心於愛民而任其自作自息故以芻狗為喻蓋聖人之心虛而無所倚著若有心於愛民則心不虛矣　復符后切　著直畧切

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槖籥冶鑄所用噓風熾火之器也為函以周罩於外者槖也為轄以鼓扇於內者籥也天地間猶槖籥者槖象太虛包含周徧之體籥象元氣絪緼流行之用

不屈謂其動也直愈出謂其生不窮惟其橐之虛而籥之化化者常伸故其籥之動而橐之生生者日富在天地之間者如此其在人也則惟心虛無物而氣之道路不壅故氣動有恒而虛中之生出益多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數猶速也窮謂氣乏人而多言則其氣耗損是速其匱竭也不如虛心固守其所使外物不入內神不出則其虛也無涯而所生之氣亦無涯矣中謂橐之內

籥所湊之處也　數音朔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谷以喻虛虛則神存於中故曰谷神谷即中之　而守之者神也不死謂元氣常生而不死也牝以喻元氣之懦弱和柔上加玄字者贊美之辭玄牝者萬物之母也莊子所謂太一者此或號之為靈寶後天之宗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門謂所由以出根謂所由以生虛無自然者天地之所由以生故曰天地根天地根者天地之始也莊子所謂常無有者此或號之爲元始先天之祖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綿綿謂長久不絕若猶云而也存謂神之存勤猶云勞也凡氣用之逸則有養而日增用之勤則有損而日耗言神常存於中則氣不消耗也

右第五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

天地以其氣生萬物而不自生其氣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後謂卑賤在下不求先人先謂尊高在上外謂清靜無為不求益生存謂長久住世無私謂後其身外其身成其私謂身先身存聖人非欲成其私也而自有

身先身存之効假設衆人有心成其私者言之則謂能成其私也

右第六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上善謂第一等至極之善有道者之善也其若水者何也蓋水之善以其灌溉浣濯有利萬物之功而不爭處高潔趣處衆人所惡卑汙之地故幾於有道者

之善幾近也 惡烏路切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彼衆人所善則居之善必得地心之善必如淵淵謂靜深與之善必親仁與謂伴侶仁謂仁人言之必有信政之善貴其治事之善貴其能動之善貴其時時謂當其可七者之善皆擇取衆人之所好者為善可謂之善而非上善也

夫惟不爭故無尤

夫惟有道者之上善不爭處上而甘於處下有似於水故人無尤之者尤謂怨咎衆人惡處下而好處上欲上人者有爭心有爭則有尤矣

右第七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鋭之不可長保

持奉之也已止也揣揣之也此章謂道不欲盈而又以鋭為比言槃水者不可以盈盈之則易至於溢不如已之而不使盈也遂言揣錐鋒者不可以鋭鋭之

則易至於挫而不可長保其銳矣盈之則不長保其盈亦猶是也 易以䜿切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世有金玉滿堂莫能守者何哉盖因富貴而驕自遺其咎耳是以功成名遂而身退乃合於天之道此言不可盈之也金玉謂富驕謂盈自遺謂由巳所致非由乎人咎謂不能守之咎功成名遂謂貴身退謂不

盈之者天之道虛而不盈故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前

言富後言貴而富貴二字在中間一句通貫前後惟

貴廼富則富之中有貴既貴必富則貴之中有富富

貴二者相須而有故驕盈而不保其富是即不保其

貴也身退不盈而長保其貴是亦長保其富也

右第八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

能無疵乎

載猶加也陰魄為營猶軍營之營陽魂為衛猶兵衛之衛營者所以居士卒也神加陰魄魄抱陽神交媾不離則如日月終古常存矣此出世之人能存形者也專氣於內薰蒸肌骨極其軟脆如母腹之嬰兒此出世之人能存氣者也神棲於目目有所見則神馳於外閉目藏視黑暗為玄雖玄之中猶有所覽是猶有疵也玄中所覽亦併滌除妄見盡滅然後無疵此出世之人能存神者也　離去聲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愛民治國謂君國子民用仁用智神用於外未能交媾於内然身雖有事而清静自然形不疲勞所謂無為也此住世之人能養形者也天門開闔謂鼻息呼吸有出有入氣分於外未能專一於内然鼻雖有息而調帖純熟氣不麤猛所謂為雌也此住世之人能養氣者也明白四達謂目見光明周視四向目接於外

未能無覽於內然目雖有見而心境兩忘無所辨識所謂無知也此住世之人能養神者也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生之謂氣之未生者生之而有恒畜之謂氣之已生者聚之而無損生之者雖有所生而實無心於生之故曰不有畜之者雖有所為而實無心於為之故曰不恃如為官長者雖宰夫民而實無心於長之故曰不宰此所以為玄妙不可測之德也畜敕六切長知兩切

夫音扶

右第九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輻輪之轑也轂輪之心也無空虛之處也埏和土也埴土之粘膩者為器謂以水和粘膩之上為陶器也凡室之前東戶西牖戶以出入牖以通明車載重行

遠器物所貯藏室人所寢處故有此車有此器有此室皆所以為天下利也故曰有之以為利然車非轂錧空虛之處可以轉軸則不可以行地器非中間空虛之處可以容物則不可以貯藏室非户牖空虛之處可以出入通明則不可以寢處車以轉軸者為用器以容物者為用室以出入通明者為用皆在空虛之處故曰無之以為用人之實腹有氣所以存身所謂為利也虛心無物所以生氣所謂為用也故取三

物為喻　和胡卧切

右第十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凡所欲之外物皆害身者也　行下孟切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聖人但為實腹而養氣不為悅目而狥物也故悉去彼在外之諸妄而獨取此在內之一真上言目盲耳

聾口爽心狂行妨五者下但言不為目蓋舉一以包其四董思靖曰前章言虛中之用此則戒其為外邪所實然目必視耳必聽口必味形必役心必感是不可必静惟動而未嘗離静則雖動而不著於物乃湛然無欲矣染塵逐境皆失其正而要在於目是以始終言之夫子四勿必先曰視六根六塵眼色亦居其首也

右第十一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寵猶愛也名位之尊人以為榮反觀之則辱也故知道者不愛而愛之者於此而驚焉謂不能忘之而以之動心也貴猶重也貨財之富人以為大利反觀之則大患也故知道者不貴而貴之者於此而身焉身謂不能外之而以之自累也

何謂寵辱辱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

謂之辱者以其為卑下而不足為尊高也或者貪慕

於未得之先一旦得之而驚焉迷戀於既得之後一旦失之而驚焉是寵此辱而驚之者也故曰寵辱若驚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人有此身憂慮百端戰競保持死而後免身為大患無可奈何貨財之為大患則身外物也棄而不有何能為累或者不知外物之輕視之一如吾身之重惟

恐喪亡其所有是貴此大患而身之者也故曰貴大

患若身 喪息浪切

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則可

以託天下

天子之尊四海之富皆以其身為天下者也知道之

人愛惜貴重此身不肯以之為天下寧不有天下而不

輕用其身夫惟如此乃可以寄託以天下也寄猶寄

百里之命之寄託猶六尺之孤之託舜禹有天下而

與焉所以可受唐虞之禪彼寵其辱以為榮貴其大患以為大利者鄙夫爾何可付之以天下哉貴以身為天下富以身為天下老子之意善矣而楊朱為我之學原於此　為云偽切　夫音扶　與音豫

右第十二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此章專言德迹之呈露者目視之而易見夷謂平夷

夷則泯沒無迹故視之不見聲之繁密者耳聽之而易聞希謂希踈希則間濶無聲故聽之不聞形之章大者手摶之而易得微謂微茫微則杳漠無形故摶之不得夷希微三者雖欲究極言之而不可故混同無所分别而名之為一曰夷曰希曰微曰一皆指常德而言也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

其亦謂德也其上其下猶易言形而上形而下也繩繩往過來續而不絕也復反還也無物指道而言德之上道也道無名故不皦德之下物也物有形故不昧德在有無之間雖若有名而不可名反還其初則歸於無物之道莊子所謂德至同於初是也道無物也故無狀無象德有名也故可狀可象然其狀其象亦非如物之有狀有象也故曰無狀之狀無象之象似有似無故曰惚恍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惟其恍惚不可名故迎之於前隨之於後而皆不可見
古謂在先今謂在後有謂萬物德者其源出於道其
流溥於萬物故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古始者道
也謂古先天地之所始也道紀者德也謂道散為德
如理絲之縷有條而不紊也能知此道則知此德為
道之紀也

右第十三章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强為之容

士謂有道之士旁達曰通妙萬物者無所不通其妙也微而不顯其通也玄而難辨淵乎如水之深而不可測其中深不可測故强為之模擬其外之容以示人也下文七者是已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儼兮其若客涣兮若氷

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

豫猶皆獸名豫象屬猶犬子也象能前知其行遲疑犬先人行尋又回轉故遲回不進謂之猶豫冬涉川者怯寒畏四隣者懼敵是以遲回而不進有道者不敢為天下先其容如此儼矜莊貌若客隨而不迎也渙解散貌若冰將釋融液而不凝滞也敦篤厚貌樸才未成器也曠空豁貌若谷虛而善應也渾黄濁貌若濁美惡渾同不自潔也 渾胡衮切 解音蟹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承上濁之一字而設問曰孰能濁乎濁者動之時也

動繼以靜則徐徐而清矣又因靜之一字而設問曰

孰能安乎安者靜之時也靜繼以動則徐徐而生矣

安謂定靜生謂活動蓋惟濁故清惟靜故動以是

推之則曠者不盈而盈敦者不踞而踞渙者不凝而

凝儼者不為主而主猶豫者不為先而先從可知矣

老子之意大率如此後章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

則新此意也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成謂完備凡物敝則缺新則成敝而缺者不盈也新而成者盈也保守此道之人不欲其盈故能敝缺不為新成章內七容皆敝缺而不新成

右第十四章

致虛極守靜篤

致至之而至其極處也虛謂無物外物不入乎內也

極窮盡其處也守固内禦外内外城之守靜謂不動内心不出乎外也篤力不倦也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作動也植物之生長動物之知覺皆動也復反還也物生由靜而動故反還其初之靜為復植物之生氣下藏動物之定心内寂也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芸芸生長而動之貌凡植木春夏則生氣自根而上

達於枝葉是曰動秋冬則生氣自上反還而下藏於
根是曰靜天以此氣生而為物者曰命復於其初生
之處故曰復命
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廼公公
廼王王廼天天廼道道廼久沒身不殆
常者久而不變之謂能知此者謂之明昧者不知此
則不能守靜而妄動以害其生故曰凶容謂形著而
見乎外內有養者其外貌自與人不同也公者一國

之主言能保其一身之所有也王者天下之主言能兼有天地之所有也天謂與天為一也與天為一則道在我矣道在我則與道同其久沒猶終也殆謂損壽而危其身也按殆字從歹歹訓危訓將訓近凡字從歹者多是死之義殆者蓋危而將近於死也死者氣盡而終蓋有窮匱竟盡之意沒身不殆終此身而生長可保也

右第十五章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太上猶言最上最上謂大道之世相忘於無為民不知有其上也其次謂仁義之君民親之如父母及仁義益著則不但親之而又譽之矣又其次謂智慧之主民畏之如神明及智慧漸窮則不但畏之而又侮之矣信者大道之實也自大道之實有所不足不能如上古之時則君之於民有不以其實者焉而日趣

於華於是一降則用仁義再降則用智慧也　大音泰

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此言大上不知有之之事猶兮見前章貴寶重也然如此也寶重其言不肯輕易出口如犬行之遲疑退縮蓋聖人不言無為俾民陰受其賜得以自安其生及其功既成事既遂而百姓皆謂我自如此不知其為君上之賜也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

上文不知有之者大道也親譽之者仁義也畏侮之者智慧也自大道一降再降已是三等智慧又變為大偽則共有四等也然大道廢而後有仁義則其變猶稍緩智慧出而遽有大偽則其變為甚亟四者之分與卲子所言皇帝王伯聖賢才術之等略相似

六親不和有孝子國家昏亂有忠臣

此言大道廢有仁義之事然與上文之意微不同蓋推廣言之爾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尊卑長幼各由

其道而無有不和則子之孝者迺其常分不知其為孝也瞽叟不父嚚傲參會而後知有大舜之孝子國謂君家謂臣君臣上下各由其道而無有昏亂則臣之忠者亦其常分不知其為忠也商紂不君姦回羣聚而後有知三代之忠臣

絶仁棄義民復孝慈絶聖棄智民利百倍絶巧棄利盜賊無有

絶謂絶而不為棄謂棄而不用聖智智慧也巧利大

偽也導民以巧誘民以利以工商之術率其民如管仲治齊衛鞅治秦是也上文言世變之降以見趨末之由此言治化之復以示反本之漸絶棄帝者仁義以反於皇之大道則民復其初子孝於父父慈於子如淳古之時矣絶棄王者聖智以反於帝之仁義則民利其利比於王之時相去百倍矣絶棄霸者巧利以反於王之聖智則雖未及帝之時而思慮深遠政教脩明亦無有為盜賊者矣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三者仁義聖智巧利也屬與莊子屬其性乎仁義之

屬同猶云附著也皇之大道實有餘文不足自皇而

降漸漸趨文帝者以皇之治為文不足於是降大道

一等而附著於仁義王者以帝之治為文不足於是

降仁義一等而附著於聖主伯者以王之治為文不

足於是降聖智一等而附著於巧利三者之治各令

有所附著者以文不足故爾而豈知大道之民外之

相示以素内之自守以樸素者未染色之絲也樸者未斲器之木也質而已矣奚以文為惟其質而不文是以民雖有身而似無身其有私焉者少矣民雖有心而似無心其有欲焉者寡矣

右第十六章

絶學無憂

為學日益必事事而為之有一不能不知則以為憂矣惟絶之而不為則無憂也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以下言為學則有憂之事唯阿皆應聲唯正順阿邪諂幾何言甚不相遠也何若言何如其相遠也學應對者唯與阿其初相去本不遠而唯則為善阿則為惡其究相去迺甚遠故學唯者惟恐其或流於阿此舉可憂之一事而言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荒猶廣也央猶盡也畏阿之為惡則不敢阿矣然此

特一事爾凡人之所畏而不敢為者皆不可以不畏

其事甚多而未易窮盡此為學者之所以多憂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然其未兆如嬰

兒之未孩

熙熙和樂貌泊靜也兆如龜兆之微拆衆人之為學

者狥外以為悅如享太牢而食可悅口者甚美如登

春臺而觀可悅目者甚備我則泊然而靜情欲未開

無端倪可見如嬰兒未能孩笑之時一不知外物之

為樂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

乘乘謂寄寓於物若無所歸謂不著於物

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

遺失也衆人喜其所得之多我則一無所得而慊然

若有失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

沌如渾沌之沌冥昧無所分別也作平聲讀亦與莊

子愚芚之芚同謂無知也　沌杜本切

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昭昭巳明察察尤明昏昏巳不明悶悶尤不明俗人

皆以有知為智我獨無知而愚也

漂兮其若海飂兮若無所止

如漂浮於海中任其所適而不知其所定向如飂飂

之長風隨其所起而不知其所止息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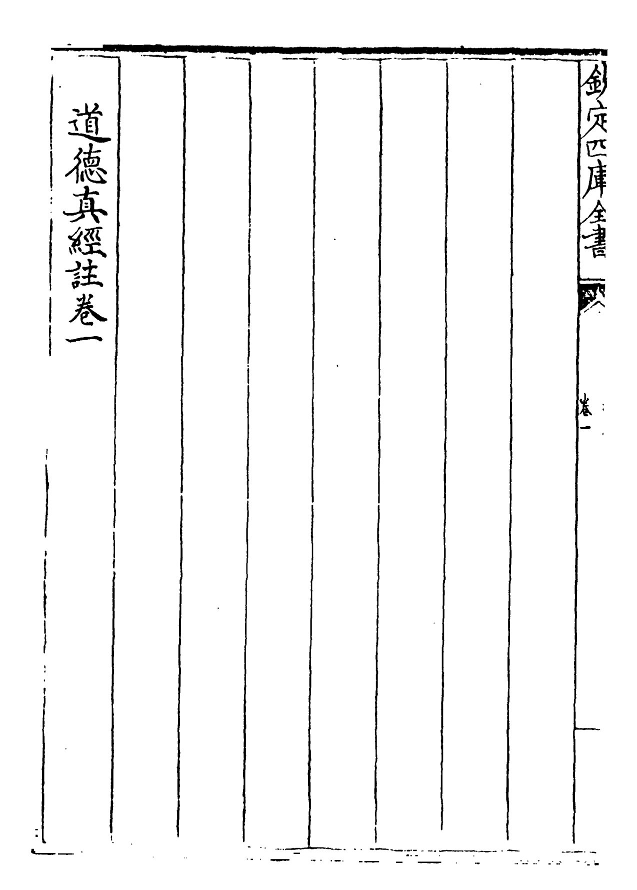
衆人皆有以者有以知其所定所止也頑謂面頑如麻痺不知痛痒者鄙謂鄙人我獨頑然無知有似遠鄙之愚民也凡民居於國邑繁庶之地者多知居於遠鄙僻陋之地者無知也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此一句總結上文八節自人之所畏至我獨若遺四節言人之為學者務多能而我獨一無所能自我愚人之心至我獨頑似鄙四節言人之為學者務多知

而我獨一無所知此我之所以獨異於人而我之所貴者則大道之玄德也玄德者萬物資之以養所謂萬物之母也故曰食母食母二字見禮記内則篇即乳母也司馬氏曰乳哺光和

右第十七章



道德真經註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道德真經註卷二

元 吳澄 撰

道經下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孔德猶言盛德容謂有而可見者從由也萬有肖本乎德凡形氣之可見者德之容也然德之所以有此容者由道中出

道之為德惟恍惟惚

德自道中出而道則無也德者道所為闕物而似無似有不可得而見故曰恍惚

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象

其字指德而言物者物生以後之形象者物生以前之氣德雖恍惚惚恍不可見然形之可見者成物氣之可見者成象皆德中之所有先儒謂冲漠無朕而萬有森然已具者此也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恍惚雖不可見而似無似有猶似可見窈冥則昬昬昧昧全不見矣此道之無也其字指道而言精謂德也有物有象者德之容皆其粗也德者有物有象之本廼其精也莊子曰以德為本以本為精上亦言物象本乎德此言德出乎道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二其字又指德言真謂道也信實也與真字同義物

象為粗而德為精其為精者廼甚真之道也德之中有至實之道在焉上文言道之中有德此言德之中有道蓋道即德也德即道也首章曰此兩者同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

不去謂常存也閱猶歷也甫美也衆甫萬有也萬有之美有時變滅惟孔德由道中出者自古及今不變滅而常存故以不去二字名之以其有常而遍歷古今無常之萬有也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然如此也吾何以能知萬物之變滅無常如此哉以此孔德之有常有知之也

右第十八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

曲一偏也易禮中庸莊子所言曲字皆以偏而不全為曲曲者不全也然能專攻其所偏致精乎此旁達乎彼舉一反三通一畢萬久必會其全也自初即欲

求全則志大心勞分而不專終不能全矣枉者不直也尺蠖之屈而枉所以能伸而直窪者不盈也科坎之陷而窪所以能受水而盈敝者不新也秋冬之凋而敝所以能逢春而新少者不多也少則多一句變文析為二句少則易於有得所以能積累而多貪多則雜而生惑於一旦無所得豈能多乎不欲直不欲盈不欲新不欲多而以曲則全一句始之四者皆不求全之推也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此一句為一章宗旨通貫上文下文之意一者中虚之德也式以在車為喻高則憑軾卑則憑式聖人抱此冲虚之德濡弱謙下為天下式如上下文五者皆冲虚之德自處於卑也　軾音角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

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自見猶云自炫明謂智之明不自見者用晦而明也

自是猶云自賢彰謂名之彰不自是者闇然而日彰也誇其功曰伐功謂事之成績負其長曰矜長謂能之過人人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而以夫惟不爭終之四者皆不爭之餘也賢遍切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曲則全三字古有是語老子述之以為此章首句章内抱一為綱曲則全以下五者夫惟不爭以上五者凡十事為目皆曲則全一語所可該也故重述於章

末而曰古人所謂曲則全者豈虚為此言而無其實哉能全其誠實能全而遂以全之効歸之也

右第十九章

希言自然

聽之不聞曰希希言無言也得道者忘言因其自然而已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飄狂疾也驟急暴也自旦至食時為終朝自旦至暮時為終日不因其自然而輕躁發言譬如天地之飄風驟雨背反自然之常而為怪變者也天地反自然之常其為怪變尚不能久不及終朝終日而止況人而不因自然可乎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

從事於道謂以道為事也道者有道之人德者有德之人失者庸下之人所為不能無失者也同與莊子

齊物論之齊相近謂與之合一不相非異也惟因其自然而希言故凡上等次等下等之人皆視之一同而無非異盖道者德者與我為一無所容言矣至若失者他人雖以為失彼則自以為是固亦有自然之是也豈可不因其所是以是之而逦妄言以非之哉莊子曰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無言亦老子希言自然而玄同之意　齊與言與音余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

亦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道德之人以我同之印證參同夫何間然失者之人以我同之亦或緣彼之獨是而悟我之公是則三者之人皆以我同之而有得也然此惟有道之人者能之苟道之實有所不足於已則其待人也必有不以道之實者焉而是是非非强加分别矣豈能如此玄同也哉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

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故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又以人之行立譬前事立與行亦因其自然或於自然之外而求益跂立起其踵而立以增高其身跨開其足而行以增濶其步暫時如此而不能久也終必不可以立不可以行而遂廢彼自見者之終不能明自是者之終不能彰自伐者之終無其功自矜者之終無所長亦若此焉爾食之不盡者曰餘肉之附生

者曰贅物兼人與鬼神而言自見自是自伐自矜之人若律之於自然之道譬若食之已餘者不當食行之如贅者不當行也加多於常分而不可用幽顯之間有物亦當惡之而有道之人不肯以此自處也或曰行讀如形古字通用司馬氏曰棄餘之食適使人惡附贅之形適使人醜蘇氏曰飲食有餘則病四體有贅則累

右第二十章此章自然二字為宗旨希言而玄同自然者也風之飄雨之驟立之

跂行之跨食之餘行之
贅非自然者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前章道之為物物謂德也此章有物混成物謂道也
混渾通混成謂不分判而完全也先天地生首章所
謂天地之始四章所謂象帝之先也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

寂閴靜也寥虗廓也言其無聲無形也獨立乎萬物
之表無可與對而未嘗變易故曰不改周行乎萬物

之中無不徧及而未嘗窮匱故曰不殆天下母者德也而德者道所為故為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為之名曰大

此物無可得而名者以其天地萬物之所共由於是假借道路之道以為之字字者名之副而非名也字不足以盡之不得已而强名之曰大至大莫如天而天亦在道之内則天未為大也此道其大無外而莫能載焉故大之一言庶乎可以名爾

大曰逝逝曰逺逺曰反

逝謂流行不息逺謂悠久無疆反謂無有無名葢萬有皆有惟道皆無無與有相反故曰反大之一言未足以盡道故推言之謂其大而不息不息而久久而無有所以爲道若有則非道矣下篇曰反者道之動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莊子曰太初有無無有無名葢謂此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王謂聖人之有位者古今惟道最大無可與比此以天地聖人與道並言而曰四大何也蓋天地得此道以為天地聖人得此道以為聖人其所以能大者以其有此道也王之下特加亦字又特言王居其一蓋氣之至大者天形之至大者地聖人之身眇然而立乎兩間以其道同乎天地故其大亦同乎天地而不以氣形與身之大小論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人者聖人也法者水平之凖與之平等如一也人之所以大以其得此道而與地一故曰法地地之所以大以其得此道而與天一故曰法天天之所以大以其與道一故曰法道道之所以大以其自然故曰法自然非道之外别有自然也自然者無有無名是也

右第二十一章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根本也躁動也君主也輕以重為本動以靜為主也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君子吉行乗乗車師行乗兵車皆輕車也輕車後有輜車載寢處服食所用之物謂之重車雖乗輕車而終日不與重車相離故吉行日止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不敢以輕車疾行徑往而不顧在後之輜重也此言輕之本乎重也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燕閒也靜也處居也坐也雖有榮華之境可以遊觀

或暫時動而出外然常在內閒居靜處超然無一物
累其心此言動之主乎靜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以身輕天下謂以其身輕動於天下之上也萬乘之
主當靜重奈何以其身而輕動乎周王之乘八駿漢
帝之為微行以身輕天下者也但言輕不言動者蓋
動與靜對動則有輕有重輕與重對輕重皆在動時
言輕而動在其中矣

輕則失根躁則失君

有輕而無重則失其輕之根有動而無靜則失其躁之君

右第二十二章 此章以輜車喻重燕處喻靜姑指一端而言爾國勢之居重馭輕兵法之以靜制動與夫人之治心治身皆當本之以重主之以靜也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讁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善謂善於其事轍車轍迹足迹瑕玼玷讁過責計計

數多寡也籌策計筭者所用之筭以竹為之關鍵拒門木也横曰關竪曰鍵繩約索也合之而成體曰繩用之而束物曰約行者必有轍迹在地言者必有瑕讁可指計數者必用籌策閉門者必用關鍵結繫者必用繩約然皆常人所為爾有道者觀之則豈謂之善哉善行者以不行為行故無轍迹善言者以不言為言故無瑕讁善計者以不計為計故不用籌策善閉者以不閉為閉故無關鍵而其閉自不可開善結

者以不結爲結故無繩約而其結自不可解舉五事爲譬以起聖人善救之意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聖人之救人救物以不救爲救亦若上文所譬以不爲其事爲善也蓋有所救者必有所棄假使所救者百千萬人百千萬物然此百千萬之外皆棄而不及救者也聖人之善於救者不然一皆無所救無所救

則亦無所棄矣不見其爲救此而棄彼也故無一人是棄而不救之人無一物是棄而不救之物襲者如以外衣掩蔽其内衣儻救人救物之功彰彰而明天下皆見其救之不謂之善救矣必使無救之之迹掩蔽其所可見而衆莫能知故曰襲明善救人善救物與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凡七善字有道者謂之善世俗不知其善也葢世俗以能爲其事爲善有迹可見有名可稱而與不善爲對有道者以不爲其事爲

善泯然無迹渾然無名而無與為對者也若世俗所謂善不善如下文所云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善人謂善於其事之人不善人謂不善於其事之人師者人所尊事以為法者資者如以財貨給人俾人藉之賴之而得以有所成者彼善而此不善以彼之善與此之不善者相逺而人灼見此之不及彼則彼人之善可為此不善人之師矣彼不善而此善以彼

之不善與此之善者相形而人遂見此之過於彼則彼人之不善適為此善人之資也謂因彼之不善以成此之善名故曰資然善不善之名對立豈有道之世哉下文言有道者欲使世之人不以善名亦不以不善名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愛猶云喜好也要猶云至極也妙者玄不可測使不善者之過善人雖可以為己之師而不貴重之也蓋

不欲名斯人之為善也使善者之遇不善人雖得以為已之資而不喜好之也蓋不欲名斯人之為不善也善不善之名俱泯一槩玄同無可分别雖有智者亦大迷而不如其孰為善孰為不善斯逈妙不可測之至極曰要妙

右第二十三章前二節言聖人不可名之善後二節言常人兩可名之善不善其不彰不可名之名者謂之襲明其不分兩可名之名者謂之要妙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

無極

白謂光明黑謂塵暗無極謂無所窮盡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雄謂剛强雌謂柔弱嬰兒謂無所識知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廼足復歸於樸

榮謂尊貴辱謂卑賤樸謂木質未斵為器此章之意

欲自常德而反本復始以歸於太初之道常德者冲虚不盈之德故寧黑毋白寧雌毋雄寧辱毋榮知其守其者雖知彼之可尚然寧守此而自處於下乗車之式流水之谿谷皆謂自處下也如是則於常德不差忒不相離而德足乎已矣既全此冲虚之德廼可復歸於太初之道莊子所謂德至同於初也曰無極曰嬰兒曰樸皆以喻太初之道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樸之未散也抱其天質之全及破碎其全則散之而為所斲之器聖人之未用也藴其内德之體及發露其體則用之而為各官之長官天下之長者天子也官一國之長者諸侯也上三節皆欲自末而本此二句則言自本而末者然樸雖已散而猶欲復歸其全則已散如未散聖人雖已用而猶欲復歸其體則已用如未用蓋以不散為散不用為用也凡有所裁制者必須以刀割裂其全而大制則以不制為制故不

割裂也大散不散大用不用故如大制者不割也

右第二十四章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

取天下謂使天下悅而歸己也為謂作為取天下者德盛而人自歸之爾苟若有所作為則是欲用智力以强服天下豈能得天下之歸己哉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天下者至大之器有神司之不可以智力有為而得

敗謂不成也彼以智力得之者欲成其事而其事反
不得謂不能得天下之歸服也故曰為者敗之未得
天下而取天下者固不可以有為而得既得天下而
守天下者亦不可以有心而留譬如寶器若常執之
在手不須臾舍惟恐其或失者反不能保其不隕隊而
失也故曰執者失之

凡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
人去甚去奢去泰

此承上文執者失之一句而言守天下之道有天下者豈能保天下之長為我有而不亡也哉蓋得失存亡之相禪如行隨呴吹强羸載隳八者之相反而相因聖人知其勢之必至於此也而處之有其道焉凡過盛必衰衰則亡之漸也惟不使之過盛則可以不衰而又何有於亡甚也奢也泰也極盛之時也去甚者欲其常如微之時去奢者欲其常如儉之時去泰者欲其常如約之時能不過盛則可以保天下之不

亡矣邵子謂飲酒但令其微醉而不可成酩酊看花但及其半開而不可至離披蓋此意也蘇氏曰或行於前或隨於後或呴而暖或吹而寒或强而益或羸而損或載而成或隳而毀皆物之自然勢之不免者也愚人私己而務得廼欲拒而違之其禍不覆則折惟聖人知其不可逆則順以待之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不至於過而天下無患矣董思靖曰聖人知事勢之相因亦理之常故任之自然而不使之盈且

過也

右第二十五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還

王氏曰以道佐人主尚不可以兵强天下况人主躬於道者乎蘇氏曰聖人用兵皆出不得已非不得已而欲以强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楚靈齊湣秦皇漢武或以殺其身或禍其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者也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政和注曰下奪民力故荆棘生上違天時故有凶年

蘇氏曰兵之所在民事廢田不修用兵之後殺氣勝年穀傷凡兵皆然况以兵强天下邪

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謂果而勿强

兵之善者果決於一時以定亂而已不敢阻兵弗戢以取勝而為强也蘇氏曰勿矜勿伐勿驕不得已四

者所以為勿强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有道者常如嬰兒孺子故能不老而長年若壯則必老此不道者也不道者早已言其不能久也蘇氏曰壯之必老物無不然惟有道者成而若缺盈而若冲未嘗壯故未嘗老未嘗死以兵强天下壯亦甚矣能無老乎

夫佳兵者不祥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佳猶云嘉之也不祥謂無吉慶而有凶災也不處謂

不肯以此處身也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此指言不處之實不處平日所貴之位而處所不貴

之位不肯於用兵之位處身也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

勝而不美

謂其殺人廼凶災之器非吉慶所用之器也恬者不

歡愉淡者不濃厚謂非其心之所喜好也為上謂不好用兵廼為可尚也勝而不美謂兵雖得勝亦不肯以為美事

美之者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此推言不美若以戰勝為美事是以殺人為樂也不可以得志於天下要終而言之以示戒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

此又申言上文不處之意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主之

此又申言上文不美之意

右第二十六章

道常無名

此言道也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賔

樸楕道言道彌滿六合而斂之不盈一握故曰小至

尊者道故人之體此道者可以君天下而天下不敢

臣之侯謂一國之君王謂天下之君若能守此道則萬物尊之為主而將自賔矣自者非我欲其如此而彼自如此也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道之功普遍於天下譬如天地之氣相合而降為甘露雖無人使令之而自能均及於萬物萬物生畜於此道之中故有道者可以為萬物之主而萬物咸賔焉蘇氏曰甘露被於萬物無不均徧聖人體道以應

諸有亦如露之無不及者故能賓萬物也

始制有名

此言德也始者道也制制作也猶言為也有名者德也道無名自道而為德則有名也

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道之無名而為德則名亦既有矣故人之用此德者當知止於德不可再降而下也將猶晉人將無同之將辭之不迫者也老子以道為上德言在德之上以

仁為下德言在德之下也又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故專言道德而搥提仁義蓋以仁義下於德也此章言德而曰夫亦將知止其意若曰自無適有當知至於德而止不可再適也德之有名已下於道復下於德可乎知止於德則猶未遠於道也不殆不窮匱也謂可長久不敝壞也

蘇氏曰聖人豈狥名而忘樸逐末而喪本哉是以乘萬變而不殆也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上文言自無而有當止於徳此又言自有而無當復於道葢道之在天下猶江海為衆流之所歸徳者猶谿谷之衆流徳而復歸於道則猶谿谷之會同於江海

右第二十七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

智能知人狥外之智爾能自知則内能盡性也故謂

之明有力能勝人恃外之力爾能自勝則内能克已也故謂之强

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

能盡性而又能達於命則無所歆羨而常有餘惟明者能之能克已而又能勇於善則有所秉持而常無怠惟强者能之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惟明惟强則見真守固逮至查滓消融功用純熟思

為俱泯神化脗合任世之時各隨所在而此心不失始終如一故謂之久厭世之後雖去其宅而此心常存古今不二故謂之壽

右第二十八章或曰老子之道以昧為明以弱為强而此章言明言强何也曰老子内非不明外若昧爾内非不强外示弱爾其昧其弱治外之藥其明其强治内之方並行而不相悖也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汎廣也謂如水之汎濫洋溢道之廣無所不在或左

或有隨處而有取之左右無所不可也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居

恃賴也生謂春生之始萬物賴道以生而道則無言

前章云萬物作而不辭是也功成謂冬藏之時寧物

之功既成而道不居其功也

衣被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矣

此申言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春生之時道普徧萬

物如以衣衣之以被被之所謂元亨播羣品元亨誠

之通而道不自爲之主常無欲謂其無心也此一本之散爲萬殊廼道之分而至小者其可名之於小矣乎葢不可也若其可名則非不辭不爲主常無欲之道矣 衣去聲

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

此申言功成而不居冬藏之時萬物反本復命會於一所謂利貞固靈根貞誠之復而物亦不知其孰主之此萬殊之合爲一本廼道之總而至大者其可

名之於大矣乎蓋不可也若其可名則非不居功不知主之道矣或疑不知主之下脫常無名三字可名於小矣可名於大矣二句蓋設為疑問之辭而不質言也句末雖無乎字而有乎字之意如前章能無為乎能嬰兒乎能無疵乎能無為乎能為雌乎能無知乎一本無六乎字而解者必以有乎字之意釋之此其例也又如大雅詩曰有周豈不顯乎帝命豈不時乎而詩文但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亦其類也

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此章言天地之道結語廼言聖人蓋聖人與天地一也歲功成而萬物歸道之至大也而天地不居其功萬物不知所主是天地之道雖大而不自以為大聖人亦若此矣是以能成其大也亦以其道大而不自以為大故能成其大焉爾

右第二十九章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執謂體之而不違大象喻道也下篇云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往歸往也不害為利言體道之聖人為天下之人所歸往民既歸往而聖人以不利利之蓋利之以利則有利亦有害利之以不利則常利而不害則民得以常安常平常泰也政和註曰安則無危平則無詖泰者通治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既盡也言外物之可利者皆不能久惟道之利人以不利為利故能久也樂者歌吹舞蹈之聲容餌者飲食之味饗燕之禮設樂設餌以悅樂賔客然客既過去則其聲容與味亦止而無復有可為暫焉之悅樂而不能以終日也道則非如餌之可飲食非如樂之有聲容可視聽也然用之則能常安常平常泰而無可盡之時非如樂餌暫焉悅樂而已故曰用之不可

既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右第三十章

歙闔也張開也老子謂反者道之動又謂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故其所為大槩欲與人之所見相反而使人不可測知故借此八者相反之四事設譬而歸宿在下文柔勝剛弱勝强六字亦猶前章言善救人善救物而章首先借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

五者為譬也孫吳申韓之徒用其權術陷人於死而人不知論者以為皆原於老氏之意固其立言之不能無弊有以啟之而遂謂天下誰敢受老氏之與者哉則因其言而并疑其心亦過矣註者又欲諱護而為遁辭蓋胥失之視不可見曰微微明者微其明也謂匿其可見者而使之不可見猶前章言襲明也人但見其張之強之興之與之而不知其欲歙之弱之廢之奪之也故曰微明　歙音翕

柔勝剛弱勝强

彼剛而我欲以剛勝之彼强而我欲以强勝之不亦難乎我以柔弱自處則剛强者不我忌也而終於能勝之何哉葢與之相反而使之不可測知故也蘇氏曰天下之剛强方相傾軋而吾獨柔弱以待之及其大者傷小者死而吾以不校坐待其斃此所以勝也然聖人豈有意為此以待勝物哉知勢之自然而居其自然爾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魚脫於淵見其易制而為人所取國之利器以示人人見其為利且將効之或求過之而我之利者不足以為利矣不脫於淵不以示人則不可測知所謂微明也

右第三十一章此章主意在第二節柔勝剛弱勝強六字其第一節謂欲與人相反也第三節謂欲使人不可測知也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道之無為久而不變非特暫焉而已故曰常無為雖一無所為而於所當為之事無一不為也若無為而事有廢缺則亦何取其無為也哉此之無為葢性焉安焉者也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侯王若能守此無為之道則雖無心於化物而物將自化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

欲謂有心為之作猶起也言未能純乎無為之道者方將待物之化而遽有心於欲其化欲之之心一起則非無為之道矣吾欲作者之自吾也鎮謂壓定使之不起無名之樸謂此無為之道也欲作之時必將以此無名之樸鎮壓其有心之欲以道自治也既以此無名之樸鎮其欲則其欲亦將不欲矣此之不欲復馬執馬者也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靜者作之反其始也欲作既以道鎮之則欲者不欲而作者靜矣故雖無心於正天下而天下將自正其與萬物將自化者亦無以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右第三十二章此章前二節言無為而民自化後二節言好靜而民自正

道德真經註卷二